



何志明

心肝肚个結

得獎感言

這篇文章寫个係——「佢嚟自家个和解」，也係寫分佢盡好个朋友——阿昌，佢在當兵个時節，因為一場意外離開人世，雖然佢多年過去咗，佢嘅從來無離開過佢个心肝肚。

回想往事，佢心肝肚翕翕仔痛，像係冷風直直吹入心肝，永遠無停，也像係一隻斷忒个紙鷂仔，佢總係想愛尋轉該條線。人生有兜遺憾，時間無法度掙忒，佢同全部个毋盼得，化做一字一句个思念。

感謝評審先生个肯定，佢相信客語文學定著做得繼續傳承文化个使命。



心肝肚个結

後生个時節，有一駁仔心情異愠悴，感覺自家時時像係揸等重鈦鈦个擔頭，毋知愛行到哪正會停。有成時當無頭神，煮等茶嘅毋記得關火，茶壺仔險險臭火燭；生活懶散，像係屎缸蟲樣仔，在時間个屎缸肚浮浮冇冇。

想想，佢个人生其實毋好乜毋壞，好比一張零零敝敝个蠅蜻網，閒閒吊在桁桷頂背，風吹啊來，晃來晃去。佢輒輒頭磬磬仔，麼个都無想愛做，放寮日園到間肚發琢愕，歸個人像係一隻用樹仔做个人公仔。佢艱苦到企坐毋核，心肝像分火燒著，透夜乜睡毋得，反躁，心肚个羊仔，一隻過一隻，算毋忒。擘開目珠，目澀澀仔，當瘡，翻身，又係千山萬水。經過醫生診斷，佢著著憂鬱症哩。

佢面色憔悴，愁勞博激，怙怙仔望等醫生，心肝頭像掬等一坭大石牯，連啟氣都試著當沉重。醫生同佢解釋病情，細聲細義，好比禪師解答問題，講去講轉，就係佢个內心破病咁，病情就像天時毋好、緊落雨，心肚个天氣毋會晴，日頭分烏雲遮著咁，仰般看就看毋著。

醫生講煞，佢唉唉噴噴，在該啟大氣，醫生講話个口氣，到尾轉為安慰。佢摻醫生講，有一儕人佢當了解佢，醫生回答：「哦，你做得多摻佢相處，這对你个病情會有幫助，佢係麼人啊？」佢講話當細聲：「佢係佢盡好个朋友……」佢言語唐唐突突，儘採推懶，該乜係佢盡毋想談論个事。

佢心肝肚當翕，就像六月天著羊毛衫。藥仔逐日食，心神總係毋定，仰仔想就想毋解，人變到戇神戇神，像無忒魂魄个樣仔。

逐日恁愁慮，影響著佢个生活，上班無法度正常做事，下後佢就辭忒頭路了。

日日在屋下園當核，時間過到盡慢，佢決定去一個當久無去个地方，單淨自家一儕人去邊寮。表面項佢係想愛行寮，放冗一下，實際上係佢个身心出問題哩，長時間心頭搵搵，佢毋知，自家還做得等待麼个？

佢款好簡單个包袱，攞手同屋下人告別。當晝佢一儕人坐上南下个火車，上車尋著俚窗仔个位仔坐下來，坐等恬恬，無停無動，古佛樣仔，隨後擎頭望車窗仔个外背，看著莊下青里里仔个田坵風景。

火車靠站停留再過無情遠去，不時對向駛來个火車，噪音當大，心想，佢座位臂項睡到迷迷糊糊个老阿婆，佢會分火車聲吵醒無？佢个睡相，恬恬仔，親像細孖仔恁好睡。老阿婆佢面頰項个皺紋，一層又一層，親像晒乾个柑仔皮，佢試著，過長壽个人都會老去，就像日頭落山。

臺中車站到地，佢下車，行人旅社个時節，天色就漸漸仔暗下來地，歸隻城市暗晡頭个燈火輝煌，世界總係在明暗个秩序當中晨昏交換，佢个人生又少忒一日哩啲。

隔日佢打早就跋跣起來，掀起窗簾，窗仔外背个路燈都烏忒了，朝晨頭街路个輪廓還係濛濛，朝陽會出來地，親像一種期待。存在个事物愛在日頭下，正做得看清楚，佢嘎感覺自家就像係日頭下个烏影，想愛行出來，身體嘎分影仔貼等，行毋出來。

當晝，佢瞞地一輛轎車，佢想愛去國姓鄉，毋過車仔駛出去後，佢嘎三心兩意，車仔幾下擺停到路脣，然後倒轉去，過後又幹頭，到尾正繼續向前駛，佢就像係一個心虛个車禍肇事者。佢可比唐吉訶德，一個披等盔甲个騎士，準備愛去打贏風車，就算係荒唐个堅持，還係愛勇敢面對，用孤獨對抗這隻世界。佢心肚个痛苦，仰仔都放毋下，雖然明知來這位並無麼个用，嘎堅持愛來。

我準備前往一隻久久毋願提起个陳年往事。

金色个日頭晟眼，砒低吾个視線，該位所當偏僻。佢駛車仔順等臺十四線，駛到136號縣道，經過山肚一座橋个時節，車仔停在路脣歇睏一下。佢看等河壩石坑个邊脣，有一搭青溜溜仔个野草，草仔生到塞塞，該係一種膠大地搏鬥个生命，佢看著一種無聲个堅持，心想，這就係生命个意義無？

車仔繼續在矮山个路徑項前進，山區周圍恬肅肅仔，路脣樹林枝葉當茂盛，過一下仔，烏陰烏陰个雲，慢慢遮等日頭，天頂退色哩，山景分陰影弇等，菁菁个樹林漸漸仔變暗。山排項个路程當恬靜，無噪音、無阻礙、無人知个孤獨，情景就像佢自家一儕人分放入深山个血管肚，跔等路徑輸送入去。

佢識來過這條陣光陣暗个山路當多擺，回想頭擺，山林這下个樣仔並無麼个改變。車仔駛到該條上崎个細路，就抵達終點哩。路脣有幾下頭大樹，樹頂吵鬧个蟬仔聲，聲骸當大，像係海潮湧起，蟬仔好比大軍入境共樣个放聲。佢總算來到這座孤獨个磚瓦伙房屋，這屋仔係單家園屋，四圍都係樹林，無別个人家。

庭院个壁粗粗，瓜藤植物滿哪仔递藤，伙房屋裡背个老樹仔比屋仔還較高，日頭穿透大樹枝葉，地泥項就像分人掖咗一地黃淦淦个金仔。院仔裡肚擺等鑊頭、耙仔、箬箕同盆景，這就係淳厚个客家鄉土樣貌，毋使掩礮个生活。

毋過門窗嘎分人關起來哩，佢在伙房屋外背緊喊，喊毋應。這間無人在屋下个老屋仔，像係一隻空空个容器。恬肅肅个下晝，夕陽孤單掛在西片个天頂，時間親像黏黏浹浹个糖膏，拖等沉重个腳步，停在這個地方，毋停

毋動。佢一儕人來到這隻佷山佷背角个莊下，想愛尋往擺記憶个遺跡，結果係石灰搵路——打白行。

佢就像係面對等一隻看毋著底个窿緊喊，嘎一直無應聲，感覺像係有一粒石牯直直跌落深井裡肚，佢聽等自家个回音慢慢仔消失。

佢等這日等佷久哩，嘎等著夕照。

這間老屋係阿昌厥屋下，佢係佢當兵个伴仔，佢兩儕在中部同一隻部隊做兵，感情當好。

放寮時節，佢輒輒來阿昌厥屋下寮。記得有一擺，佢看著厥姆在灶下煮菜當無閒，趯上趯下，佢攞一隻土雞對鑊仔肚攞起來，土雞油油个汁滴落下來，菜刀一刀一刀在砧枋項剝肉，聲響像係擎棍仔敲打鼓仔。炊好个甜粿，還氣湧湧仔。厥姆一張瘦夾夾仔个面頰卵滿面紅光，無閒到額頭項个汗水流流流。

歸桌客家菜成豐沛，食飯个時節，電視个光影一下光一下暗，映等偲大家人，電視肚个本土劇誇張个對白講無停。佢兜扯開聲脰打嘴鼓，一片坐寮，一片食飯，大家人呵呵呷呷，一桌菜無兩下半就食淨淨咗。

阿昌厥姆對佢當好，佢知佢屋下較困苦，佢身體乜較單薄，食飯个時節佢緊夾菜分佢。厥姆甚至乜知佢在部隊輒常分長官罵，故所總係安慰佢，佢攞佢講話个眼神，像係在掛念麼个呢。逐擺佢離開阿昌屋下个時節，厥姆總係會分佢一隻重重个塑膠袋仔，裡背裝湊咗水果攞番薯。有成時，佢試著有兜仔傷感，佢並無缺少麼个東西，除忒母愛。

有一擺連寮日，七早八早阿昌就帶佢去蹶山，該座山峰當嶇，無幾好爬。山排項有當多狼離狼犁个石粒仔，崎仔盡難行，蹶山个時節，佢汗流脈落，瘡到會死，行咁歸朝晨个路，實在腳軟哩。佢跔在崩崗石壁向下看，心寒膽顫，佢蹶到氣凹凹仔，停到半崎仔毋得上。忽然間，唉喲一聲！佢險險溜下山崎，該載有阿昌煞煞伸手拉等佢。佢緊同佢加油，佢只好牙研目皺繼續蹶往上，阿昌佢就像係一個走盡瘡个馬拉松選手，在終點个頭前，盡命仔鼓舞隊友。佢總算蹶到嶺頂哩，阿昌用手拍忒吾身項个泥，佢兜在山頂暢到尾仔仔，擎起雙手緊喊。

佢擎頭看等遠方，天闊地闊，心情當鬆爽。天頂藍到像一片海洋，佢闊个天頂，白雲好比一團一團个棉花糖共樣。阿昌同佢講：「蹶山毋會難啫！」佢笑笑仔，無講話。

這一擺佢艱苦个路程，分佢領會咁人生存在个意義，一路跋崎上到嶺頂，毋係山在哪位，顛倒係人在哪位。

這兜往事，早就刻在佢个心肝肚咁。

事情過忒當久了，佢一儕人再過來到莊下拜望，嘎無看著任何人，心肝肚感覺空空仔，佢留下等路摺紙條，紙條項寫等吾个手機號碼，隨後怙怙仔走咁。

佢行過當多地方，像一隻揚尾仔平靜經過水面，停頓一下仔，風吹啊來，一瞞目，毋見忒了，看起來走忒了，毋過又當像言離開。盡重要个係——阿昌佢離開了佢，毋過佢無離開佢。

該日，佢對阿昌講：「忍耐一下仔！救護車會到地！」佢外表不慌不忙，心肝肚嘅當驚。

記得該年某日，佢看著阿昌在營房修理吉普車，佢發現零件放在車仔後个地泥項，佢就攞阿昌講。佢人行到車仔个後背，跔啊下拈起來，無想著一轉首，新兵駕駛操作無細義，無注意著車仔後背有人，車仔愛倒退个時節，腳踏油門忒出力，害阿昌分車仔撞向壁，人仆落去，扛到救護車肚項，佢歸隻面白琢琢仔。

死亡盡得人驚个部分毋係死忒，係喃喃呢呢，佢在脣項細聲安慰阿昌，佢額結結仔，搭等吾个手，講話聲啞啞當含糊，佢聽毋清楚。

佢講，病院到哩！包尾，佢眼剷剷仔，佢攞厥對話，無下文。

歲月裡肚綿延無停个事情，嘅毋當時間河壩恬下來个一瞞目，在恁恬靜个一時半刻，佢正識生命个樣仔。該日，佢到阿昌佢屋下弔喪，順道同佢軍中个遺物交還分厥姆，一隻背包肚，裡背有衫褲、鞋仔、書信、錢包仔同漢藥，包袱肚裝湊厥餘生，毋過身外个東西，一件乜帶毋走。厥姆目珠窟含等目汁看著背包，恬恬毋講話。佢緊拚拚仔來見厥姆一面，一時講毋出一句有用个話。佢磬頭緊擤鼻，感覺著自家，像係寒冬裡肚樹桎項燥忒个葉仔，等待冷風吹來，隨後默默仔跌落地泥項，佢當希望該兜經過个人做得看著佢，過後躡上躡下，發出嚟嚟个殘忍噪音，該一下仔，軟弱个佢，正係一個有擔當个人。

人世就係恁樣，盲註生先註死，秋天到地！樹葉仔毋想跌落，乜會一皮一皮仔落落跌。玄玄風落大雨，出門無帶著遮仔个人，全身涿到潦潦，當得人惱乜無奈何，好比死亡不時跔等佢兜背後，手擎戟仔个牛頭馬面，會尋

機會掠取性命。喪禮該日，佢細聲同阿昌厥姆會失禮，一遍又一遍同佢會失禮，就像殺人犯知差，嘎來毋掣了。阿昌厥姆仁慈个表情，毋知在該閃避麼个？抑係克服咗麼个？佢無怨嘆，顛倒安慰佢，就像摻所有傷痛都拏忒咗。佢講這件遺憾个事情毋係吾个毋著，係該隻駕駛兵仔恁粗心大意。

佢坐等呆呆，看等阿昌个遺像，試著心糟糟。忽然間，阿昌厥姆緊噉，噉到欵欵乃乃，目珠會騙人，目汁毋會，厥情緒崩忒了，悲哀个噉聲翕翕，像係對當深个海底傳遞上來，看佢目汁濫汨，佢試著當毋過意。這種痛對佢來講，就像心臟分刀仔切開，一縻一縻个割開來。

佢盡驚面對个場景總算出現咗，親像風搓確定會來，早來、準時抑係慢到，都係閃避毋了个事情。下晝，伙房屋外背忽然間落大雨，雨水重重打在屋瓦，玻璃窗濛濛，阿昌厥姆頭犁犁仔用手帕掙目汁，恬恬仔無講話。屋外背个世界，雨聲滴滴溶溶，當吵，屋肚个人間顛倒當恬靜。無落雨了，佢當想愛多講幾句話安慰佢，嘎硬喉講毋出話。

佢細聲講：「伯姆！請好好保重身體，佢先轉去咗，下二擺有閒正來探望你！」

佢講花蓼哩啲。

佢自從該擺喪禮過後，就無去看佢咗。佢講个該句話，已經變到荒廢忒个言詞，這件往事，實際上已經濛濛仔埋在記憶肚咗，就像係望等歸群个雁仔飛過晚霞共樣，翻轉頭就消失到無魂無影，天頂毋會留下任何痕跡。佢佬著事過境遷，莫插佢就好哩，毋過一想著這件傷心个事，心肝肚就溫溫溫溫，異難耐。

這件事情就像分佢攞忒个狗仔，已經當久無看著咗，佢嘅本本在四圍于上于下，形影不離，跔等佢。

對佢來講，阿昌个塚埔無在墓園，顛倒係在佢个心肝肚，佢為佢立了一座無形个墓碑，佢消忒咗，嘅變到佢生命裡背盡重要个掛念。

該日佢在伙房屋門口等咗兩點鐘个時間，毋過阿昌厥屋下無人在，佢高不將離開哩。佢撈車仔駛轉去臺中个時節，突然間聽著手機个鈴聲響，對方係阿昌厥爸，佢講阿昌厥毋過身年零仔哩啲……

佢一時在該企等呆呆，毋知愛仰般反應。無看著厥毋个面，佢當失望，佢突然間想起童年，吾毋留下一封內容長長个信仔，放在吾个拖箱仔肚，過後佢就無看著佢咗。

佢轉到北部以後去看病，佢問醫生一隻問題：「一項當重要个東西無忒咗，尋毋轉來愛仰結煞？」

醫生一片打字做紀錄，一片回答，佢無認真聽。忽然間，佢明瞭咗，人生肚有兜東西，就係因為失忒了正恁重要。佢行出屋外，眼前有一隻鳥仔飛過，毋知佢愛去哪，毋過佢知佢來過。